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晚禱聲是他的謊言
<p>                     男人拿著望遠鏡站在窗前，這是他每天都在等待的時刻。一名女子走入巷口，低垂的領口襯托出若隱若現的酥胸，高跟鞋的鞋跟細的像一根要把地面鑿開的釘子，他彷彿能聽見鞋跟敲擊地面鏗鏘的金屬聲。直覺告訴他這不是他在等的人，可能今天又要再等等了吧，也或許該等明天了，他想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實他根本沒必要住在這裡的，知道他住在這裡的人大多露出驚訝的神情，只有他自己笑著說自己很喜歡這裡才一直住下去，雖然他很明顯在說謊。不過人們大多驚嘆於他的身世而忽略了其他細節與他拙劣的演技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還是等到明天吧……男人這麼想著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世界充滿隱喻，一個不經意的瞬間，也許已經寫下未來的結局。女人環視安靜得詭異的圖書館，會不會她自己就是一個巨大隱喻的一部分呢？那麼，這個僅僅是一個隱喻的一部分的自己，會有怎樣的結局呢？女人更入迷了，她嗅聞著空氣裡稍嫌濕冷的霉味，凝視著自己桌上散亂的文具，書櫃上參差排列的書本，被漂白水刷洗得褪色的地板，眼前佈滿灰塵的落地窗，線索或許就隱藏其中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如果敵人會使用幻象，間諜就是同伴之中瞎眼的人。」貓在一旁小聲呢喃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「上次你說兇手不會是劇情引導觀眾懷疑的那個人，結果最後證明你只是想太多。」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「編劇原本打算那麼寫的，只是劇情一直被觀眾猜到才改成彀扭的反轉又反轉，」貓反駁「我的推理一直都是對的。」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又是這副固執的嘴臉啊，世界要是真有這麼簡單就好了呢。女人在心中嘆息，她渴望自己也有這種固執的自信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對面窗口的燈瞬間亮了起來，一陣顫慄如電流般從男人腳跟竄上頭頂。他趕忙拿出望遠鏡，他看見女人高舉雙手，靜止的一瞬間彷彿一具完美的雕塑。脫下衣服時的略微扭動都是精心設計的舞蹈。他看見女人的線條，那種凹凸有致，專屬女人的圓潤體態令男人深深著迷不已。他幾乎可以想像自己的手搭上那無瑕的軀體，從前方的隆起輕輕滑落到後方的隆起，只要稍微前傾，就是令人窒息的貼近。燈突然又滅了，男人卻發現空氣中縈繞著只存在於他腦海中的揮之不去的香氣。他心滿意足地熄了自己的燈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女人閉上眼睛，流水聲不斷衝撞她的耳膜，水下的世界絕非寂靜，躁動的聲響不斷挑撥她的情緒，壓抑的記憶一觸即發。她彷彿看見一個女孩叫嚷著，掙扎著，就在她此時站著的位置。而她站在岸上，冷漠地看著這一切發生。下一秒，場景切換，換女孩站在岸                 </p>	

上，女人又回到水裡冰冷的河水淹沒了她的口鼻，但不同的是她沒有掙扎。她們四目相交，相視無語。在這裡，沒有人互相拯救。

「妳沒事吧？」海狸問她，手上拿著碼表顯示她一如既往地只憋氣了十秒。

「嗯。」女人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回答。過了一會才又說「我不可能學會了。」

「那妳為什麼要堅持每天來練習？」海狸問她。

「我想說服我自己。」女人回答，「游到對面就能找到花了。」

「這裡沒有花，花沒辦法在這裡的環境活下來。」海狸說「我游過好多遍了。」

「那是因為你游錯方向了。」女人心不在焉的答著。其實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正確的方向上。

不會有太多人想在清晨來到火車站，男人也不例外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。然而車站仍然出乎意料的擁擠。他覺得自己正前往一個被迫前往的方向，與無數同樣被迫前往的旅客前往沒有目的的目的地，去見並不非常想見的人。冷冽的空氣刺痛他的皮膚，過程痛苦卻一無所獲。在列車進站之前，他能想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抵達嗎？男人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唯一能想到更好的地方就是待在這裡，哪兒都不去。

列車低鳴著進站，撕碎清晨的寧靜將人們拉回現實。男人上了車，卻發現自己原本的座位已經坐了一位女子。「不好意思，這裡是我的位置。」他禮貌性地向女子說明，女子點頭示意準備離開。一切平凡的不能再平凡，然而男人卻仍然覺得有什麼不對勁。

是那女人的手。他驚覺。那個弧度，手在自然放鬆時，手指自然彎曲而成的弧度。那就像……那個住在他對面的女人。他一瞬間想直接問個清楚，另一方面卻又躊躇著，一來一往之間，女人已經走遠，邁向下一個車廂。「請等一下！」男人大喊追了上去。他想加快步伐，腳卻不聽掌控似的，反倒是女人保持著一種不疾不離的速度，不快不慢的步伐是一種誘惑，男人突然有點厭煩，覺得自己被她玩弄了。然而他不相信自己沒辦法追上一個女人。卻發現自己的手一接觸到女人就像被什麼彈開了。他想要叫住女人，女人卻快速地離開了車廂，男人試圖追上去，一股冰冷的氣息籠罩了他，在車廂與車廂的狹小連接走廊內，男人有種一旦被吸入那個空間就再也無法出來的預感。他嚇得倒退回車廂，手上還殘留著女子的餘香。

女人這次來到了游泳池旁，她想找一個沒有貓也沒有海狸的地方。她喜歡泳池，在這裡由仰式令她異常放鬆。意外發生後，仰式就是她唯一還能學會的一式。仰躺在水面上的她仍然聽得見水流動的聲音，可是今天她不必擔心水會把自己吞沒。有時她也不游泳，就這樣舒適地躺在水面上，自從意外發生後，游泳就很少讓她感到自在，不過今天似乎是個例外。想到那場意外，她的腦袋突然疼了起來。要是她當時立刻跳進水裡救人而不是去找其他大人幫忙，也許就可以挽回一條生命了。然而她害怕地逃離現場了，她覺得自己沒有救人的能力，事情結束後也有很多人說這不是她的錯，可是她知道她不會停止責怪自己。

「嘿，妳還好嗎。」海狸不知何時又出現在她身邊。

「嗯，今天想自己靜一靜。」

「我還是沒有找到花，只找到水草。」

「只有不想要的東西才能被找到。」

「聽起來像在安慰自己。」

「也許這是一種洗腦，」女人回答「就像，其實我一直很害怕游泳池中間的排水口，總覺得自己哪天會被捲進那個底下的黑洞。為了克服恐懼我不斷強迫自己游過那段排水口的位置，再告訴自己都游了那麼多次，以後一定也能沒事的。但是，其實我永遠都不會克服這個恐懼，它一直都在我心裡，我只是在欺騙自己罷了。」「現在，拜託先讓我自己一個人靜一靜。」

海狸離開了，女人又後悔剛才自己對他太過冷淡。可是她真的希望現在是只屬於她自己的時間。剛才舒適的感覺完全消失了，被她自己的愧疚感取代，她討厭這樣無力阻止自己的自己，於是她又做了唯一能真正讓自己忘記一切的事。她潛近水裡，開始無謂的禱念「一…二…三…」

男人頹坐在地上，腦海裡不斷重播今天遇到的女子，不僅為自己早上的失敗懊惱，同時也發現自己的行為其實並不明智，說不定他奇怪的舉止讓女子產生懷疑，最後反而被發現身分。而自己竟然完全沒有顧慮到這些就追了上去。然而，一方面的他卻也感到興奮，如果她在女子發現這一切之前接近她……這偏執的想法再次令他興奮不已，他站起來，等著接下來即將出現的剪影。

「我今天遇到一個奇怪的人，」貓說「我害怕他眼神的聚焦，像是看著什麼又像是沒看著什麼，雖然看著我，卻像是眼裡沒有我一樣。」

「可能是在欺騙自己吧，」海狸回答「可是那並沒有什麼意義。」

「我不是那個他心裡想的人。」

「沒有誰真的能成為那個人，因為那個人並不存在。」

「所以這麼相信著是毫無意義的？」貓感到有些傷心。

「意義也是人賦予的，如果你真想給它一個意義可以自己創造。」

貓對這個說法存疑，他不喜歡盲目的相信。他看著底下銀閃閃的河流，若有所思了起來。

女人再次來到泳池，這次她什麼都不做，只是將身體浸泡在水中，寒意滲透骨髓，讓她暫時忘卻外面毒辣的陽光。洗腦自己嗎？她悲傷的笑了。她好像也沒有真的想相信什麼了，只要有水就足夠在這個季節忘卻所有煩惱。她從沒在泳池這麼輕鬆過，也從沒在水底這麼輕鬆過，每當她入水，唯一的想法就是她一定要學會游泳，覺得自己一定要這麼相信才有可能成功。但是當她開始覺得自己只是在洗腦自己時，這一切相信和堅持都不值一提了，看在別人眼裡或許鄉個笑話，但她是發自內心感到真正的悲傷，她覺得自己徒勞、可笑，卻也是真實的痛苦著。一個學不會游泳的女人的自憐自艾，她為這個想法的諷刺含意

再次笑了。

前方是那個她害怕了很久的排水口，不知不覺間她竟走到了這裡，這個地方總令她感到不安，她一直覺得下方隱含著某種暗潮洶湧，即便游著仰式看不見下方，她也會在經過這一帶時毛骨悚然。她知道自己雖然強迫自己不斷經過這個區域，心裡的疙瘩始終存在。恐懼不會輕易消失，她也只是用一種壓抑的方式勉強讓自己看起來不太奇怪罷了。

此時此刻的心情讓她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的想法，她慢慢蹲下，接近那個巨大排水口，想在強迫自己丟掉恐懼的一瞬感到真正的振奮。她又全身浸入水裡了，下方的黑暗像是擁有某種吸引力，她覺得自己在靠近一點就會跟水一起被吸進洞裡，然而她決定丟掉這層恐懼。她離洞口越來越近，這時突然感受到一股跟她想像中一模一樣的強大吸引力，將她整個人吞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在水裡，她可能會直接驚叫出聲，她已為自己會撞上白色的開口，沒想到她的身體彷彿變得透明一般，什麼都沒碰到。她穿透了開口，被吸向洞穴的最深處。

自從上次的經歷後，男人回到車站都會觀察四周是不是有女子的身影，儘管總是一無所獲。她常常搭同一班火車嗎？男人也沒有答案。他自己又為什麼如此在意這個女人呢？這個問題好像只有他能回答自己，然而不管他怎麼和自己對話，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他覺得自己像一直徘徊的老虎，在這個牢籠裡徘徊，卻掙脫不了這個他自己設下的鎖鏈。

一個穿皮靴戴著貝雷帽的女子與他擦肩而過，男人明白她不是自己要尋找的對象，卻忍不住回頭望了幾眼，希望能找出一點相似的痕跡。然而他知道那不是他要尋找的人。找到她真的那麼重要嗎？男人明白自己的決定是不明智的，為什麼自己就是無法停止呢？男人討厭這麼質疑自己，那令他感到害怕。

大約是明白今天也不會有結果，男人回頭準備上車。他走進與上次同樣的車廂內，他每次都買同一個位置。走進車廂時，他轉頭看了身旁通往隔壁車廂的門，為什麼他從來沒留意這個門呢？出於好奇心，男人再次打開了這道門。是和上次一樣，同樣的冰冷氣息圍繞著他。他想要退縮，卻情不自禁地任由自己被包圍。他的身體變得異常輕盈，像在飛一般。接著他直接穿透了眼前這扇門。

男人來到一個四周都是水的地方。在這裡，他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麼。他看到一個念頭環繞一個念頭，像裊裊升起的煙霧，從無中生有到萬劫不復，下一秒墜入修羅，也許這裡還不算是他自己的地獄。在這裡，想法無所遁形。

「學會游泳的方法，就是不要在水底呼吸。」

「我做錯了事，失去了那個孩子。她手上就有一個同樣的木槿花刺青，後來我也去刺了一個幾乎相同的圖案。」

他看到不屬於自己的想法，這才發現他不是在這裡的唯一一個人，他看到了女人。決定給她一個回應，這是他第一次用意識與他人溝通，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有趣。

「我也做錯了事，我很害怕，我覺得自己是錯的，但我就是無法克制自己。」

「既然知道事情是錯的，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？」

「因為無法放棄自己原本的堅持？」

「我想可能只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錯的吧。」

四周又躁動了起來，男人看到泡沫從他身旁墜落，他也想要跟它們一起墜落，他想要永遠留在這個他還沒做錯任何事的世界。可是他浮了起來。他看見女人也浮了起來，也看到他和她的無數思緒，在這個世界裡，他們一起變成整個時間旋渦的一部份，一起旋轉著，男人迷失在這迷幻的世界中，漸漸闔上了雙眼。

醫院儀器刺耳的聲響驚醒了男人，他環顧四周，看著潔白的牆壁，與來往的，穿著白袍的人們，他醒悟過來，這裡是一間醫院。他想到方才的女子，她怎麼了，也會出現在這嗎？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。接著，其中一台病床突然發出尖銳的警訊，所有人都圍繞了過去，使男子也望向了那張病床。是那個女人！他在心裡驚呼，小心翼翼的走了過去，她看起來就和剛剛一模一樣，差別只是沒有醒來。想到方才的相遇，男人看向女子的左手，心裡頓時一沉。她的手指上沒有刺青。

男人轉身離開了醫院，那是一種近似被追捕般的奔逃，他一路狂奔回家，陪伴他的只有天空上冷笑著的月光。讓他親自去確認吧。他承認這個想法已經瘋的無可救藥。然而他心裡清楚自己必須這麼做不可，他覺得自己再也承受不了那些過多的猜測與自我質疑了，早在很久以前他就想這麼做了，只是內心仍有一部份的道德感糾纏著他，如今他決定不再拖延，就是今晚。

對面的燈仍舊亮著，男人打算自己去找出答案。如果真的按了門鈴之後女子開門，他決定說自己是來解決漏水問題的工人。男人一直都知道對面這排房子有嚴重的漏水問題，一如現在他手上偷偷藏有對面一整排透天的鑰匙。這些房子全都出自他家開的建設公司，取得這些東西可說是易如反掌。他按了門鈴。

「嘟---嘟---」門鈴空蕩的迴響在空無一人的巷弄，令男人感到更加孤單與害怕。看樣子裡面沒有任何人，真的要靠自己來了。男人拿出鑰匙，在插進鑰匙孔後猶豫了幾秒，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轉動，聽著門打開的聲音，男人覺得自己正在踏入自己建立的地獄。

女子的家裡與其說是很整潔，倒不如說是真的空無一物，連一點人住過的氣息都沒有。裡面沒有任何人，男人亦步亦趨地走上二樓，那是燈通常會點亮的地方，果然二樓亮著燈。男人聽到裡面傳來窸窣窸窣，他深吸了一口氣，大聲詢問，「請問有人在家嗎？」之後打開了門。

門內沒有回應，就連樓上也沒有。只有一隻虎斑貓在房間裡，自顧自地走著，完全沒打算理睬這個不速之客。男人覺得自己徹底輸了，他把鑰匙丟下，走去離這裡最近的一間警局。

人來人往的月臺上，被車廂吐出的人們眼神失焦，加快的步伐只是為了跟上身邊的人的行走速度，而只有這樣的行走不需要目的。沒有人注意到，在月臺角落站著一名女子，她的手上拿著8車38號車票，左手拇指內側的刺青拉出長長的印記銳利的像要把其他手指切下。人群在她眼裡映出疲憊的倒影，她躊躇著，最後把手中的車票撕碎，往人群移動

的反方向走去，消失在遠方的陰影中。

女人站在海邊，聽著海浪襲來的聲音，她不懂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來海邊，她一點都不覺得海能溫柔的包容，只覺得下一秒一個大浪打來都能輕鬆奪走她的生命。記憶與勒索，她一直覺得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和人的連結是最為重要的，也一直死守著許多與他人的記憶。可是這麼做並沒有讓她覺得自己的人生更有意義了，反而一直讓她捆住自己。海風和浪花聲刺激著她的感官，她暫時讓眼神失焦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聽力，她能聽出每一次海風細微的拉扯聲的不同，也能感覺到浪花聲的週期，比起溫柔的呼喚，她更覺得浪花聲是海在怒吼。從悶悶的低吟，中音的吼聲再到激昂的咆哮，她真真實實的感受對大海的敬畏。她真的一向不喜歡水的，可是此時此刻她突然覺得自己也能懂海。或許，在自我束縛到最後，總會有重生的機會吧，至少，她是這麼相信的。她好像懂了什麼，又好像遺忘了什麼，那些被遺忘的她也不想在意了。於是她站起身來，像她從前一般跳進海裡，向遠方游去。

「所以，她最後學會游泳了嗎？」海狸問貓。

貓沒有回答，他要去尋找有花的河岸了。在意外開始之前，在女人決定去海邊之前，甚至可能在她出生之前，那些放逐與自欺……有那麼一刻他多希望自己是真的相信而不是一場義無反顧的獻祭。人們一直以為他堅持而有自信，卻不知那些堅持還圍繞在他身邊，如誦經般低吟，他不知道是他們試圖洗腦他還是他試圖洗腦自己。他們默念，他們禱告，他們掙扎，然後遺忘。在不知是堅持還是愚蠢的日復一日，尋找不會停止，懷疑也不會停止。貓把這些都收拾進行囊，踏上旅途。總有一天還是會找到的，他決定這麼相信著。